

劉伯承將軍 揮軍渡淮河

盧耀武 著



新華書店發行

劉伯承將軍
揮軍渡淮河

盧耀武著

新華書店發行

出版編號 0357

102.50

劉伯承將軍揮軍渡淮河

著 者 盧 耀 武

發行者 新華書店

1—10,000 (京)

• 一九五〇年一月 •

出 版 的 話

這裏所輯的十二個短篇故事，多半是盧耀武同志的戰地通訊，它們有的經過新華社多次廣播，有的散見於報紙、部隊刊物和地方刊物中，三四篇是才寫起來尚未發表的佳作。

作者以人民解放軍勇士的一員，一直參加了劉鄧常勝大軍（二野部隊）八年的抗日戰爭和正在進行中的解放戰爭，他的作品，全係戰鬥真實生活的反映，他善於用文藝的手法，用報告文學的形式，來寫戰鬥通訊，因而他的通訊便富於故事性，富於吸引力，更重要的，則是由於作者長期的革命鬥爭鍛鍊，每一篇作品都具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和目的，對部隊的鬥爭意志曾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他的寫作生涯，開始於解放戰爭初期，處女作《多餘的雄心》（一九四六年）一經發表，曾引起廣大工農兵的歡迎，尤其在部隊方面，他們對於他們自己所熟悉的事實寫成的文章故

事，上至高級指揮員，下至戰士勤雜人員，莫不稱讚。『劉伯承將軍揮軍渡淮河』（一九四八年）一文，是人民解放戰爭從防禦轉向反攻和進攻，千里躍進大別山這一轟動中外的軍事行動的代表作。

關於他的專集，二野政治部早有創議，準備刊印，但由於向大別山挺進，無法實現，此後則是由於手頭缺材料，難於搜集齊全，終於不得不擱置起來了。現在因為條件的允可，便把能够搜到的編印成這本小冊子發行問世，以饗讀者。

三兵團政治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於湘西

目 次

多餘的航心.....	1
上官村殲滅戰.....	8
劉伯承將軍揮軍渡淮河.....	13
他們沒跑掉.....	19
無畏的人們.....	21
母親的眼淚.....	25
歌聲掌聲裏突破長江.....	30
踏上江南的第一步.....	33
我們就是憑着這支槍.....	36
任務.....	38
成事在人.....	49
鷄.....	56

多餘的耽心

——記一個被俘將軍連長的轉變——

我看着看着，我們一〇四旅的人都叫八路軍給擠到幾個院子裏了。一陣手榴彈響，我們弟兄們就喊：『不打啦！繳槍！繳槍！』接着就聽見嘩嘩啦啦的放下槍的聲音。我想：『舅子的！完啦！完啦！我們也得當俘虜了！好容易熬過了這一夜的鬼門關，可不能叫捉去，給活活的整死！』我乘你們就要衝進來，我們連裏人正嚇的亂成一團糟，我就背過大家的眼睛，悄悄地鑽進一個麥秸堆裏。

還好，你們隊伍都不在意這回事兒，他們都只顧搶砲，馬馬虎虎把我們的人一集合就帶走了。我心裏就慢慢慢慢不撲通了，心裏想：『阿彌陀佛！又過了一關！』

可是一會兒，這個進來了，一會兒那個又進來了，我生怕再出了啥子差錯，渾身上下，真是癢癢的難過。也不知道是麥

稻屑屑弄滿了身子，還是啥小蟲蟲在咬，我咬緊牙關只是不敢動彈。

院子裏本來靜悄了一會兒，突然間跑來了一隻狗，身子直僵着麥稻堆汪汪的咬，我聽出來這是黃團長太太的那隻狗。牠一天要吃四隻雞的，牠是認得我的，可不敢叫牠知道我在這兒，牠兩隻爪子只要抓它幾抓，腦袋就都休想要了，我試試攆跑牠看，我就用頭隔着麥稻往外頂牠，麥稻嘩嘩的往下落，可不好了，兩個八路軍從後邊趕進院裏。我剛聽了倆『去你媽的……』那狗個鼻子嗅的一聲跑開了。梆的一棒就扔到我頭上，我顧不上腦袋的又熱又辣又疼，只是在想：『這一下子完了，還說個啥？』可是那兩個八路軍好像一點也沒有看見我，又嘻嘻哈哈追狗去了。

總算是天黑啦！這下子可得跑啦！我聽周圍滿是八路軍，我想：『再熬他一夜，明天他們總歸是要跑的。』

第二天你們也沒有跑，蔣委員長也沒有派兵來。

這樣又冷，又餓，又怕，拖到第三天，你們的一個戰士在麥稻堆後拉屎，我屏着氣，輕輕地慢慢地用鼻子在呼吸。一個啥傢伙鑽進鼻孔裏，我實在忍不住『啊！！鐵』打了一個大噴嚏，『這一下子可真該報銷了。』

真怪！那個八路軍的兵滿和氣的跟我談話，叫我不怕，他們不殺我們，優待我們。『鬼才會相信你的話，你們都是先甜後辣。』

那個兵，把我押送給他的官長，我想這回總該完蛋啦，不是剝皮就是活埋。真怪，他們官長也是那樣和氣，也是談了那

一套。

上級又把我押送給上級，再送上一級，我就像挨了一次私斃一樣的。我總想這回可要活埋了。最後把我送到一個什麼部裏，出來了一個戴着眼鏡，鬍子八叉的官長。他問：

『你叫啥？』

我說：『我叫張得貴！』

『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當兵的。』我死咬住這一口，到那裏也是一個兵，當兵也許不會給活埋的。

那個什麼部的官長，用要吞下我的眼睛，直盯着我，像是就要把我活埋似的鬼笑了一下說：

『你不是個當兵的，你是個軍官，說實話吧，沒有事情的。』

我想：『這奸匪真厲害，明明就要殺我、活埋我，可是笑起來真像滿和善的。我也得裝的三經些，千萬不敢上他的當。』

我把臉板着認真的說：『官長！可以調查的，我確確實實是個兵！』

我看見他有些不耐煩了，回頭叫他背後揹盒子槍的兵：

『帶走！』

一下子我就從頭冷到腳跟，祇要他的命令一發，『噹！』的一聲可就完蛋了。徐銘不跟活埋都是一個球樣！

可是他並沒有說別的，我聽的清清楚楚，他說叫把我帶下去，交給一個什麼幹事去處理。

自然我鬆了一口氣，我可以等到晚上再去死。我有著一天

的活命，現在我得先去黑屋子裏待一待。

那叫做『警衛員』的隨從兵，把我交給一個人，那個人把我放到連門也沒有的房裏，自然就不會鎖上了，也沒有人管，也沒有人放哨，死的念頭，暫時離開了。

悶得無聊，我探出頭，看着天，我又打主意了，『跑吧！也許跑得脫！』正是這時候，從衛門口，一個女人的背影一閃過去了，這個背影，我熟得很，我揣想了一下，想起還是譚芝明，我們旅通訊連少校連長陳鶴喬的太太。她一定叫『匪軍』弄來搞鬼名堂的，可憐啊！她的男人，也許正躺在上官村炸塌的房裏，頭上留個黑窟窿。她的大女兒新真，二女兒臻真，也許正哇哇的哭叫，沒有人去看他們一眼。

想到這裏，我忘記了自己的害怕，專門替她擔憂開了，正在這時候尹淑芳的背影又出現在我的眼裏，我想：『可惡的奸匪，把我們迫擊砲少校副營長蘇葆元的太太也弄來了，不知道有多少太太都叫他們給糟塌哩！』我心裏橫七豎八越想越氣，可巧蘇副營長迎面抱着他的小孩來了，奇怪他一點不發愁，滿面笑容向我走來。這個無恥的畜生，自己老婆都叫人家去闖了，自己還死皮不要臉的噙着牙齒笑哩！我懶得搭理這號子人，他却笑嘻嘻的跑到我跟前先對我搭腔了：

『你也來啦！你的太太呢？』

你叫我怎麼說呢？我啐他一臉吧？可是他總是大我一級呀！我還是應該有些禮貌去應付他的，我沒精打彩的說：

『她還在太和村，我……』我說了半截就收住了，我是想說：『我死也不會叫她來這兒。』

那個男子死纏住我擺龍門陣●，還居然勸起我來：

『喂！還是叫她來吧，八路軍待咱們挺好的。』

我一股火冒起來，我想：『挺好挺好的，把你的太太送去慰勞人家，人家會用香腸牛奶招待她，把你可推到冷冰冰的地獄裏，把你的太太拉到暖烘烘的屋子裏。』可是這些話不好當他的臉說出口，我只是不作聲，把頭低着，擺弄着我的和子。

他好像太興奮了，高興得叨叨下去，他講他被俘時——不，他現在也學會說什麼『放下武器』時，他的太太沒在跟前，起初自己也挺怕，見有許多同事帶着太太抱着小孩，有的八路軍把他們的小孩騎到自己的肩上添他們走；有的八路軍領着男的找太太，有的領太太找男人。當了俘虜，家庭還能團圓。他說陳鶴齋就是弄得妻離子散，人家給他清查出來送回來了，又給他送回來了大女兒新真，他的小女兒豫真呢？人家都找下奶媽養了一天了，一聽說他丟了小孩，又給送來了，他說到這裏，用臉偎到自己的小孩臉上說：『我這個小乖乖也是人家送回來的，人家又領我回到太和村找到了淑芳。』我忽然想起門外是來是去的人影是怎麼回事兒了。但我也越弄越糊塗，這難道會是真的？

他看透我在轉彎子，就站了起來，一把抓住我的右手，拉我走到一個院子裏。啊！多麼熱鬧呀，劈頭就撞見了電話總局艾俊堯所長跟他的太太和孩子，通訊連婁漢祥排長跟他的太太和閨女，這樣整整有二三十對，加上大娃娃小娃娃，喊的，叫的，笑的，鬧的，真像一個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一下子把我的——一切成見都打破了。

婊子養的，我們那些賣狗皮膏藥的政工人員，過去說的都是瞎話！我想起要快快的找回我的老婆來，因之我回轉身子，三步併成兩步，闖進那位戴眼鏡的八路軍官長房裏。我先前哄過他，準備先挨一頓罵，我立的端端正正喊了聲『報告！』

裏邊說：『進來吧！什麼事呢？』他整理着文件，似乎沒打算搭理我。

我跨進了一步，不好意思的說：

『報告官長！我不是個兵，我是一〇四旅追擊砲第二連連長。』

『啊！你是張連長？』他抬起頭來，眼睛更加像釘子盯着我。

『不，那都是瞎扯！我不叫張得貴，我叫陳俊，起初我怕你們活埋，就胡謊了一套，現在……』我顧不得他聽不聽，我一五一十的說出我的心思來，最後要求他給我解決一個困難，把我的老婆也找到這裏來。

他又不耐煩起來，嘴閉的緊緊的，用手很快的翻着一本小冊子——像是花名冊——最後在那本本上一個地方停下來，找到了一塊紙，在上面噙噙的劃了一會兒，塞到我手裏，對那個揩盒子槍的說：

『帶他到收容所裏！』

天啊！又撞見啥男子寫霉事了！我不敢再想下去，我用打戰戰的手，打開那張紙，那上面寫着：

『宋科長：你們那裏姓周的女俘虜，他的男人陳俊清查出來了，就叫他們在一起好了……』

我的心像塊石頭一樣，撲通一下子落下來啦，我只覺得我自己這幾天真是蠢得可笑。

⑥「擺悠門陣」四川話閑談、聊天的意思。

上官村殲滅戰

——川軍一〇四旅的覆滅——

上官村位於滑縣東南三十五華里，東南兩面臨水，北面爲一望無際的開闢地，東西以陶家、西戶兩小村作屏障。地勢險要，易守難攻，蔣匪的川軍四十一師一〇四旅，在此駐紮以後，又大興土木，把全村羣衆好的磚房通通拆來，修築碧牆和礮堡，不到半月功夫，他們在村周圍，碧牆上街頭巷尾，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共修了一百七十五個礮堡。碧牆外邊，挖有寬深各丈餘之水溝，溝外堆着三至五道鹿砦。他們把一切目標的距離都測量好了，每個地方都組織了嚴密的交叉火網，在一〇四旅旅長楊顯明看來，就連老鼠也是很難鑽進來的了。

蔣家軍來了，地主惡霸帶着還鄉團像蒼蠅聞着臭肉一樣，也跟着回來了，他們狼狽爲奸，搶劫『倒算』把翻了身的農民又推進火坑裏，人們都在盼望着：八路軍什麼時候再

回來呢？

十一月十八日，我【和主部隊】●奉劉伯承將軍之命，爲了解救人民出水火，大軍經白道口、留固、王五砦等敵人前衛據點的空隙裏悄悄地插了進去；趕了八十幾里的夜路，直撲上官村（一〇四旅旅部及三一一團兩個營駐該村），當夜十二時即進入掃清外衛的攻擊作戰。次日，我五中隊殲滅了陶家敵一個連，二中隊驅逐了西戶之敵，奠定了我攻擊上官村的立足地。

前綫指揮所裏的王司令員，看看自己的手錶，正是六點零五分，隨即在電話上發出命令：『開始攻擊』，霎時所有的山砲、迫擊砲、步兵砲、小砲、輕重機槍一起開火，千萬條火光在夜空中飛舞，大地在爆裂聲中抖顫。步兵冒着砲火從東西兩面同時突擊，六中隊首先在東北角突破敵前沿陣地，緊接着四中隊二分隊也通過了泥濘水溝與層層鹿砦障礙，迅速衝到碧牆附近，敵人手榴彈從上面連連地打了下來，戰士們不顧一切，一邊回敬敵人手榴彈，一邊順着工兵爆炸的缺口，搭着人梯踏肩而上。八班長任成如一馬當先，爬在最高處，一伸腳把腿陷進被炸破的虛土裏，拔也拔不出來，正焦急中，站在他腳下的一一九旅剛解放過來的曹東俊同志，用手猛力一推，他才一躍登上碧牆，回頭把曹東俊拉了上來，扭轉身就是一陣子手榴彈，把鑽進碉堡的敵人馬克辛重機槍、電話機奪過來了。敵發覺我登上碧牆後，即集中優勢砲火，向我射擊，並組織三度猛烈反撲，均被我擊退。敵不得已以火力封鎖我突破缺口的交通線，使我後續部隊不能源源投入。六中隊突上碧牆後，又被迫退回

來，光剩下我四中隊二分隊突入村內，他們立即奪取一間高房作爲依托。但因衆寡懸殊，被十數倍於我之敵緊緊包圍猛撲，那時重武器進不去，手榴彈打完了，戰士拾起磚頭，打退敵人向他們的數次連續反撲。

四中隊長苟在合同志，第一次負傷，仍在火綫堅持，第二次又打傷頭部，因流血過多，才肯接受別人苦勸，讓通訊員攙扶下來，政治委員李如海同志，帶着電話機，把他的指揮所設置在碧橋上突破口的礮堡裏，繼續指揮。他距離敵人只有二十米遠，電話綫幾次被切斷，六個在綫的電話員都被打倒在那裏。當時情況真是千鈞一髮，岌岌可危。但他用布爾什維克無比的堅忍與沉着，堅持渡過了這一危險的局面。苦戰一小時許，六中隊再度突入，戰局略見好轉。九時三十分鐘，我後援部隊才陸續增援進來，掃清了東北角礮堡的敵人後，即展開激烈的巷戰。五、六個中隊一股勁兒向西南猛撲，佔領了二十幾個院子，敵人逐步退縮，最後困守西南角上的幾間高房，作困獸之鬥。

二十日拂曉，敵一部向南突圍，被我截擊住，俘獲一部，大部又竄回村內堅守。十時許，千餘敵人向北突圍，除了圍困西南角的敵人外，所有的部隊，所有的人員，均參加了縱橫數十里地的大追擊戰，喊叫之聲，震動原野，戰士們興奮的一面追一面拍着大腿叫喚，不到一個鐘頭，突圍的千餘敵人，一個沒有漏網，單我三中隊就俘獲九百餘人。

困守在幾座高房的敵人，仍在旅長楊顯明親自指揮下，進行頑抗，經喊話勸其放下武器無效後，於十二時，我又展開總攻。首先是一大隊工兵孫德成，王太和，李順子，大施炸破神

技。上級命令他們，炸毀一條小巷子內的一面高牆，使部隊穿過去，這巷子兩端都是敵人地堡，槍眼低僅及腰，我們機槍只能封鎖兩端槍眼，他在敵我交叉火力網下，匍匐前進，實行爆炸，一連炸毀了六個院牆。山砲在二百米的短距離百發百中的摧毀敵人堅守的房屋，迫擊砲英雄王立昭兩臂抱着砲筒，用八十度以上的角度發射，砲彈幾乎是直上直下地從這個院子打到隔壁院子。步兵從四面八方緊逼着敵人，砲火之烈，連天上飛的烏鴉打死得遍地皆是。一中隊七小隊長李立正與敵敵英雄楊富俊，衝進了幾個院子，爬在牆頭上，發現了擠在院子內有幾百個敵人，李連長即高喊：『快把槍放下，交槍不殺！』敵人立即把槍扔在地下，拍着空手喊：『不要打了，我們交槍！』部隊即蜂湧而上，將敵人全部解決。旅長楊顯明藏在牆角裏，副旅長李克源躲在桌子底下，駭得面如土色，被我一中隊戰士楊富俊捉住。正在這時，蔣介石却漫不經意地，派了兩架小型戰鬥機來挽救其用作內戰犧牲品的雜牌川軍的命運，然而出他意料之外，不光是駐守上官村的敵人被消滅了，從留固來增援的三一二團也被殲滅了，他應當知道，就在同一天晚上，駐邵耳塞的四十七師一二五旅也被殲滅了。那兩架飛機有氣無力的，側着翅膀，在上空划了幾個圈子，快快逝去。這正是縱火者終必自焚的結果。僅只上官村一戰，我即俘虜正副旅長以下三千三百五十一人，斃傷敵六百七十五人，繳獲輕重武器，不計其數。連放下武器的楊顯明旅長也不得不翹着大拇指頭對我指揮上官村作戰的王司令員說：

『佩服！佩服！你們打得好！』